

佛定弟

佛定弟子馭沙張一苗送

丁亥二月

吉良謹啟



昔蓮池大師，著有竹窗隨筆，嘗讀而深契於心；以師之面目，活躍於其間，較之其他著書，爲真且切也。數年來，念佛於修忍堂中；偶有所閱，有所聞，有所感悟，輒一一記之；亦輒披露於覺有情及慈風等刊物。近加檢點，凡一百七十六則，約四萬言。雖不敢妄比古人，然亦竊取竹窗之意，而仿其例。有請專刊流通者，文句本當修整；既而思之，隨筆云者，隨所閱而筆焉，隨所聞而筆焉，隨所感悟而筆焉；隨喜隨緣，各隨其宜，亦隨其便；佛法要當隨順說，但求利益及羣生。文雖拙，亦隨他去，以存吾真焉。至於堂名修忍，則有文詳記於後。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春季張一留自序於二利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172B

修忍堂隨筆

佛定居士馱沙張一留

【大雄】 權謀百出，才足欺世者，謂之奸雄。賢能勝衆，精秀拔羣者，謂之英雄。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大行大願，大莊嚴，大調伏，大方便，大勢力，大徒衆，大神通，爲大醫師，作大藥王，有大功德無能勝，有大名聞徧十方；質言之，體大相大用大者，謂之大雄。奸雄僅知利一己，英雄或知兼利一家國一民族，唯大雄乃能普利十方三世一切衆生。是故奸雄人惡之，英雄人敬之，大雄則天上地下，無不尊而親之。李白所謂「首出衆聖卓稱大雄」者是也。

【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儒家之所謂大丈夫。佛門之大丈夫，則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翻身擲過須彌峯，一拳槌碎無生國。佛說信佛功德經云：「於佛世尊，是大丈夫，最尊最上，無有等者」。大般涅槃經云：「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有人壽命無量，名大丈夫」。又云：「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說是人爲大丈夫」。又云：「若有人能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及婆羅門，修治善法，所言誠實，無有欺誑，能忍諸惡，惠施貧乏，名大丈夫」。

【戰兢而後解脫】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會子言也。聖賢之免夫地位，卽佛祖之解脫境界。故知欲求解脫，必先戰兢。行肇油鉢之喻，心竊取之。世之誤認本體現成，遂專言樂而不言惕者，無有是處。

【專一】 紫柏大師云：「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

胞無益」。誠哉其然。但苟廣而後能專，多而後能一，則於道固無傷，或且更爲徹底。是故非愈多愈廣之爲賊，實徒多徒廣之爲害也。初機精進者，爲博訪先覺，無法不知故，固不厭其多且廣矣。儒門由博反約，正是此理。

【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指頓悟言。易矣，而要不得誤以爲易。「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是指大願言。難矣，而要不能視以爲難。其實無論是立地，或是十地後，苟欲成佛，必先成人，非人者不與焉。云何非人？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而譚佛，無有是處。

【善惡皆有一必字】「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善是因，餘慶是果。「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是因，自斃是果。兩必字即是因果律。孔子之毋必，正以世人夢夢，對於名位祿壽，多徒抱必得觀念，而不知因果律之有嚴格性也。其性維何？卽以必然爲基本是。是故無論善惡，皆有一必字。

【戒殺】佛戒殺，儒亦然。所謂「民胞物與」，「仁民愛物」，「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皆不言戒而戒自在其中。顏淵之簞食瓢飲，足爲明證。蓋未有不戒殺而能一日克己復禮者，更未有不戒殺而能天下歸仁者。後世儒之戒殺者甚多，陸放翁卽其一。因戒殺故，放生遂不遺餘力。拳拳之情，屢見乎詩，其句有云：「年來常去殺，不歎食無魚」，「晚歲修真食禁多」，「殺戒苦難持，貪境則易熟」，「微言施魚鳥，一一脫池籠」，「放魚從長者」，「施食禽魚熟」，「留得青錢買放生」，「放生何足爲愛物」，「臨池莫釣放生魚」，「小沼時觀舊放生」，「家僮尙護放生魚」，「除却放生并施藥，更無一事累天君」。

【唐宋人之尊楞伽】楞伽一作稜伽，山名也。佛爲大慧演道於此，因以名經。凡四卷，劉宋天竺僧那跋陀羅譯。元魏僧達摩以付僧慧可曰：「吾觀國中所有經教，惟楞伽可以印心」，其後果然。唐宋時，僧俗莫不尊之。岑參詩：「山陰老僧解楞伽」李頎詩：「每聞楞伽經，只對青翠光」白居易詩：「西寺講楞伽，閒行一隨喜」陸游詩：「床頭幸有楞伽在，更炷爐香手自開」又「讀罷楞伽四卷經，其餘終日坐茅亭」據此可見一斑。

【梁任公誤解束蘆】束，縛也。束蘆云者，猶白茅純束義也。一稱交蘆，首楞嚴經云：「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注：「譬如束蘆，互相依倚，粗有其相，其體全空」。紫柏詩云：「區區六尺等交蘆」。又法語云：「猶若交蘆，兩虛相依」即據此。他若陸弼有「交蘆識此心」句，袁中道有「交蘆學風嘯」句。然則交也束也，皆動詞也明矣。乃梁任公於其所著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中，引雜阿含經卷十二「佛說譬如兩根束蘆，互相依倚，纔能植立」。注謂：「束蘆係印度一種植物，中國像沒有」，不知何據。其實束蘆成捆，相倚而立，水鄉在在可見。

【避誕】妄爲大言謂之誕，誕即欺也。余每見感應記載，罕有不涉誕謾者。惟廣慈法師行業記，特說明「避誕不書」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記感應者戒，且知所取法焉。

【農夫豈是雜流】梵言刹利，華言田主，是爲天竺王種，姓氏第一。梵語首陀，即農人奴隸，四姓之中，斯爲最次。然以佛眼視之，皆平等也。故楞嚴經中，首陀與諸刹利種及婆羅門毗舍並稱，而毫無差別。中國以農立國，農人占數最多，大法東漸，遂亦深入田間，祇以文字未普及，田間佛事，記載每不能詳，殊爲可惜。乃淨土聖賢錄，偶記農夫往生，別

列爲雜流，不知其意云何。

【肉身佛】曩昔東遊，見大正博覽會木乃伊坐禪館，有一肉身佛，跏趺危坐，筋骨勁全，肉色乾紅如檀紫。據說得自江西龍泉寺，爲達摩高弟。考達摩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若果爲達摩高弟，必此四人之一，奈何其皮肉骨髓，竟爲外人得耶？本是莊嚴佛，翻成骨董人，當時不覺慨然。及今思之，佛意祖髓，徧虛空而盡法界，所謂涅槃常住者，豈在形骸色相間哉！然則人縱襲取皮毛，庸何傷。

【詩魔】文之有聲韻可歌者曰詩，學詩者每謂當師漢魏晉盛唐，下此卽入魔道。其實好吟成癖，盡是詩魔，詩人積習，喜以美人香草作寓言；以佛法繩之，皆綺語也。綺語爲十惡之一，卽口業之一。白居易云：「些些口業尙誇詩」。蘇軾云：「口業不停詩有債」。是明明知其爲業，而猶自作，非魔而何。魔固非降不可，而降之維艱。白居易云：「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月一閒吟」。李純甫云：「酒戒何曾破，詩魔先已降」。余亦有句云：「妙法不離塵世說，詩魔應共妄心降」。

【死活】袁小修云：「進山一步，卽是活路，出山一步，卽是死路」。厭繁華而欣清淨，此指境言之也。若以心言，吾得從而續之曰：「必先大死，而後大活」。蓋卽所謂：「死盡世間心，方是菩提路」。

【智慧】 佛說戒定慧，孔云智仁勇，孔佛將無同。是故菩薩修五波羅蜜是行行，照了大佛頂理性而破三惑是慧行，慧行爲正道，行行爲助道，足證菩薩皆從慧起。而論語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卽謂聖人，亦足證聖賢由智而成。智慧原心所本具，一爲物欲染污，卽失其明，而不免昏迷顛倒；如俗所謂利令智昏，人窮智短者，皆此類也。言之悚然。

【始寫一切經及靈異】 大法東漸，始由口授，而繼以書寫。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外戚馮熙文信之，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所費不貲，是爲寫經之始。至隋而更盛，開皇元年，京師及諸大都邑，並官寫一切經，置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其弘通可知。個人寫經之最多者，梁有慧斐，唐有柳公綽；慧在匡山，手書經二千餘卷，柳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個人用血書寫，以爲追薦或祈福者，唐有韋綬，因喪父，刺血寫佛經；又有肅宗庶母張氏，因帝不豫，鍼血寫佛書以懺。至若陳師道所謂：「敢書細字注魚虫，要傳華嚴八千偈」，是爲寫華嚴之始。謝敷隱於東山，手寫首楞嚴，置都下白馬寺，是爲寫楞嚴之始。張方平守滁，遊琅琊山，至藏經院，得經一匣於梁間，開視之，則楞伽四卷，餘共半未寫，忽然汗下，了知前生爲藏僧，寫此未終而化，因點筆續之，字果無殊，是爲寫楞伽之靈異。

【欲】 龍雖靈，人得而馭之，虎雖猛，人得而柙之，有欲故也。欲爲生死根，龍虎何知，人堪借鑑。菩薩見欲，如避火坑；且發弘願，願度羣迷於欲海。古君子之窒欲，其道亦同。欲名不善，然解脫欲者，名之爲善。

【從文字入道】圭峯自圓覺入，玄沙自楞嚴入，從文字入道者，古來榜樣甚多。良以千經萬論之文字，皆諸佛心印之所在也。然所謂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者，則舉三千大千世界，無非佛陀文章，又豈僅在紙張筆墨間哉？故瓔珞經云：「無有文字，是沙門法」。

【伽藍】伽藍爲佛寺之別稱，亦爲護伽藍之神名。七佛經云：「有十八神護伽藍」。是固非專指一神，且世界之內，分護無數伽藍者，亦必有一切神也。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中，載潤州鶴林寺，以米元章爲伽藍，杭州梵天講寺，以蘇東坡爲伽藍。證果於翰墨文章，米蘇之有香火地，當然無疑。惟以之一字，惜未詳所由來。且如袁小修言，恐不止作伽藍耳。昔真州天甯寺大士閣內，所供伽藍，爲昭明太子。抑或慧業文人，多有此勝願，亦未可知。

【瓔珞經中勸發心文】古來勸發心文，吾見亦屢矣。自誦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讚歎爲廣大希有，真實希有，方便希有，度人無量亦希有。蓋現女子身之大菩薩，來堪忍土，發獅子吼，先施衆生諸所樂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其宏化力量，誠不能數得邊際者也。衆生之中，若有樂向梵世，若有樂趣向於釋提桓因，若有樂向護世，若有樂向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樂，若有志意樂向轉輪王國，若有樂小國王，若有樂向長者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若有樂向聲色香味觸樂，若有樂向華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及諸衣服，若有樂向金銀琉璃頗梨諸珍寶等，若有樂向鼓貝笙篴簧吹簫笛歌舞音樂等樂，悉隨如是諸衆生等，所有渴望，所求所樂，一切給與，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李日華別解佛字】晚明小品文字，余每採李日華，以其禪味盎然也。惟其據禮註「佛者戾也」之義，遂謂「佛以人之念念就着於有，身心爲有所縛，隨有轉入輪迴中，不能脫

離，故作反轉之法，種種救之，如居東土而指西方，現有生而說無生，具耳目口鼻而尋父母未生前面目，皆是反轉之意，無非欲人撥轉念頭，別作區向」。雖云彰佛之妙，但未辨華梵；梵語佛陀，其義爲覺，覺自覺他覺滿，華稱曰佛，是半梵語。至於禮所云：「獻鳥者佛其首」，佛與拂同，扞也，是純係華言，佛字之別解也。故論本義，當從正解。

【隨字門徑】 佛道樂隨緣，而功德莫妙於隨喜。如來隨宜說法，菩薩隨順趣入大願，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如普賢菩薩摩訶薩，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其言隨喜功德，常言隨佛學，言恆順衆生，皆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隨學」「隨順」無有窮盡。又如豐干禪師，常喝道：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足證隨字之義大矣。初心凡夫，允宜從此徑入，隨機自立，隨分隨力，常時憶念。蓋惟能隨卽能精進，亦惟能隨卽不退轉。至於六妙門中，隨居其一，文有專章，須者可檢。

【觀字功夫】 藕益大師云，佛祖之要，教觀而已矣。教以言語，化他能所由此利，觀是功夫，自行因果由此證。觀之一字，指一切行門大小觀法而言。總之無論念佛禮佛，非觀不爲功。念佛作觀，六根易攝，禮佛作觀，光明易見。楊仁山先生生平得力處，卽在行禮拜入觀法。觀雖以目，而實由心。此心非別在，卽眼根見性。白居易觀偈：「似心中眼，觀心外相」。心地洞明，如眼見物，心眼不二，修觀乃成。見性周法界，若但聚見於眼，是世人顛倒故。佛菩薩之視，不俯仰，不迴轉，本不全用根。

【泥字毛病】 文中子王通，祖述儒教者也。雖未深究佛道，然所倡中說，並不相違。其論佛則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又「或問佛，王通曰，聖人也，曰其教

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余以泥之一字，每爲學人易犯之病，遠違圓融，足礙求化。竊嘗引王通之評，自加檢點，且知治泥莫如消。是故甘露亦名毒藥，能消則甘，服可隨意，不消則名爲毒，多服適增泥病。

【逃字誤歸字亦非】杜少陵詩：「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後人以不得意而學於佛者，謂爲逃禪，誤矣。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由儒而佛，佛教首三歸，知歸人共讚，謂爲歸佛，似無不宜。但以事相言之則可，若言理性，遍虛空，盡法界，無非是如來藏性，無所爲出，云何爲歸。瓔珞經云：「是大乘體，無向無還」。

【見聞覺知】龔定庵學於佛，自謂造深微者也。然其辯知覺二字，則純據乎儒。所謂「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實與佛說相刺謬。佛說見聞覺知，本乎六根，見屬眼，聞屬耳，覺屬鼻舌身，知屬意。四者皆爲妄覺，蓋一落六根門頭，即非復常寂常照之真覺。見不能超色，聞不能越聲，見聞覺知，各自分張，早遺失圓融清淨之寶覺。眞斯可寶，非眞乃妄。但妄無體，眞則體遍，息妄契眞，全在人之自證。是故見聞覺知雖妄，信解行證即眞。

【解與惑】信解行證，四滿皆成佛道。但所謂解者，在了解法性，不起生死涅槃之想，心無所怖，亦無所欣，並非解釋文義之謂也。解釋文義，貴消疑滯。善哉成葵之言曰：「不讀書是愚癡障，讀書是文字障，當以讀書不求甚解折衷之」。甚解猶不可，倘更囁字咬文，類似曲解，則惑矣。解爲智，惑爲煩惱。

【有與無】 有與無，世俗釋之相對待；若以勝義釋之，則有爲非有之妙有，無爲超於有無之妙無。一部阿彌陀經，稱讚淨土功德莊嚴，自有土有佛，連說七有字。一部心經，共計二百六十字中，無字多至二十有一。

【譬喻】 法華文句云：「譬者比况也，喻者曉訓也，託此比彼，寄淺訓深」。蓋如來教化衆生，欲令曉悟故，每以已知之法，顯未知之理，比例開示，是謂譬喻。十二部中，題譬喻經者五，而百喻經百喻伽陀經不與焉。他若佛壽四喻，金剛經六喻，法華經七喻，華嚴經六度譬喻，皆最著者也。喻法或順或逆，或現或非，或先或後，或先後或徧，詳見涅槃經中。善矣巧矣。次觀孔門，所謂「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也矣」，「譬如北辰」，「譬如平地」，「譬如爲山」，「譬諸小人」，「譬之宮牆」。卽論語一書，已一斑可見。因知佛祖聖賢，理本一致，教亦同方。

【佛眉佛口佛咽喉】 三十二相，詳見三十二相經，及無量義經。總爲大人之相，不限於佛者也。有專指佛而特著於經者，瓔珞經云：「佛眉象珠火」。大智論云：「佛口色如珊瑚」。三昧經云：「佛咽喉如玻璃筒」。

【別傳】 別者通之對，如云通序別序，通願別願，通覺別覺，通念別念是。別者總之對，如云總釋別釋，總依別依，總相別相，總業別業是。別者同之對，如云同教別教是。禪宗不立文字，直傳佛祖之心印，與以言句傳授之教不同，故謂爲教外別傳。但所謂別者，亦猶是通之對，總之對，並非異類相殊之所謂別也。是以初祖達摩最後付法，仍在楞伽四卷。二祖慧可最後禮拜依位而立，不著一語，亦由平昔貫練羣籍，兼通儒書中來。沈善登報恩論

曰：「一向教內說盡，無可再說，祇須自家會取，難以言傳，非謂別有一法也」。善哉言乎！其稱淨土法門，爲教內別傳，雖屬創論，意義正同。乃日僧蓮舶翁，讚歎斯語，謂足愕滿天下坐禪之客，殆猶有差別之心焉。

【佛菩薩所說富】 財產豐盈，世間之所謂富也。佛菩薩所說則不同；大乘心地觀經云：「悲母在堂，名之爲富」。大莊嚴經論云：「知足第一富」。悲華經云：「布施報卽是大富」。又云：「若得大富，以施爲因」。意義甚深，迥非儒之多文爲富，所可比擬。人第知求世間不可求之富，而不知佛菩薩所說富，最足自利身心，惜哉！

【彌陀經連說能】 釋迦牟尼，譯云能寂，又云能滿，能仁，能忍。總之爲一大事因緣，出世說法，天上天下，唯佛獨尊，亦唯佛獨能。彌陀經云：「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諸衆生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連說兩能事，何等積極，何等勇猛擔當。我輩日誦此經，願深思之。

【不斷疑不成菩薩】 昔人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又云：「疑爲學道者之寶」。凡夫入手作工夫，固往往有由疑起者。然究其實，疑爲根本煩惱之一，於諸諦理懷猶豫，無決定之見，馴至蓋覆心識，作種種妄業，不能出離；甚且流轉於三界，皆爲疑惑所驅役。是故因疑雖可起信，疑大或悟亦大，但苟不斷疑，決不成菩薩。

【放下與放逸】 學佛應放下而不應放逸，放下無罣礙，放逸無檢束。善哉陳眉公之言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爲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爲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爲得

道」。至於山堂肆考所載：「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是言改過爲善之速，放下之又一義。諸善法中，不放逸法，爲最爲上。蓋以一切惡法，由放逸而生，一切善法，不放逸爲本也。是故如來勸修不放逸。

【僧之名稱】僧爲僧伽之略，譯曰衆和會，四人已上或三人已上稱之。但一人單稱，理亦無爽。秦言僧爲善宿男，唐言近事男，亦云清信士，又云不住子，唐詩「精廬不住子」。人界本爲苦域，雖云苦樂互立，然樂境壞時，仍生壞苦。未能離苦，卽與樂亦猶是拔苦之心，因知悲是第一種境界，慈是第二種境界。何以故？無盡諸尊，普門化用，皆由大悲出生故。故經，咒，懺，以及曼荼羅，分陀利，悉以大悲名。

【謗佛者休】韓昌黎謗佛，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三語爲最激。而開元修造記則云：「毗廬遮那宮殿，充滿十方，盡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予讀昌黎全集，知其平生，不獨不人其人，且與惠師靈師文暢師秀禪師盈上人廣宜上人高閒上人澄觀僧約大顛令縱之徒遊，而文字數往來。不獨不火其書，且崇之曰道德，曰廣大深迴，非造次可喻，曰論甚宏博，曰一生死，解外膠。不獨不廬其居，且題詩湘西青龍西林臨瀛諸寺，而長安慈恩塔，福先塔寺，洛北惠林寺，並有題名。其詩有云：「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固明明忻羨之。又云：「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感能通」，更明明言感應焉。他若「竹床莞席到僧家」，「夜投佛寺上高閣」，「空愧高僧數往來」。等

句，均足爲三語之反證。然則藉韓文以謗佛者，可以休矣。

【幼年登講座】 陳眉公云：「名衲禪，必執經升座，便減三分禪理」。誠然，譬如嚼飯與人，且恐轉益其穢也。但至理究非講不明。幼年講經，古不多見，有之唯虎丘生公；公卽竺道生，鉅鹿人，生而穎悟，遂改俗緣，依沙門竺法汰，年十三，便登講座。

【唐宋詩僧】 大日經義釋六曰：「一歌詠，皆是真言」。詩歌固大乘之所詳也。唐宋多詩僧，唐時韻語流行，寒山拾得豐干三聖，溷跡憫世，遂以詩歌顯妙諦；其詩散見於天台巖石樹皮，及人家舊壁，僧以詩名自此始。宋初，有九僧詩集，今不復傳，惟六一詩話盛稱之。九僧者，淮南惠崇，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是。惠崇之集雖亡，而佳句流傳，如云「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多警麗可誦。他若熙甯間，清順可久，並著於西湖；豫章以降，祖可善權，同列於宗派圖中。至於與東坡交遊之道潛，與山谷友善之惠洪，尤爲知名。洪著有甘露集，林間集；潛號參寥子，有集行世；陳師道所謂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詩苑之英者也。

【全唐文中之佛教撰述】 中國佛教之隆，莫過於唐。唐之君主，除文武二宗外，殆皆信仰佛乘，歸依僧寶。一時賢相鉅儒，接踵傾心。故護法之文，不一而足。日人松平常定，於文政年間，依據一千卷之全唐文，鈔得佛教撰述一千餘篇，釐爲三十三卷，名曰唐釋教文體例。雖與僧佑弘明集，及道宣廣弘明集稍異，而大旨則同。彼邦人以其讚揚功德，謂其爲佑宣後身，并以其持論不在蘇黃下，而目爲在家菩薩。全唐文者，清嘉慶十九年，仁宗所敕

撰者也。其中關於佛教文字，舉凡詔敕令札批判諭制狀牒奏疏書表序記贊銘詞賦議論傳頌簡帖啓誌等，莫不備具；大觀洋洋，多從般若光明海中，流露出來。苟披覽而研究之，洵有補於內典之學，尤足增外護之力焉。

【三餘堂】西人有日本通者，嘗以三餘堂調日人。蓋謂其文學拾中國之緒餘，佛學拾印度之緒餘，科學拾歐美之緒餘也。殊不知日本佛學，傳自中國，班班可考。據日本島地墨雷生田得能合著之三國佛教略史，有「世尊滅後一千五百零一年，日本欽明帝十三年冬十月，百濟國聖明王，始以佛像經卷，贈於日本。且貽書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周公孔子，尙不能知。能生無量福德，成就無上菩提」等云。是爲日本佛教之嚆矢。百濟爲三韓之一，其自中國傳入佛教，始於秦主苻堅時代，約當世尊滅後一千三百餘年。日本以土地之便，實間接傳入者。自後直接求學中國，代有其人，而以唐時爲最著。舉三論法相華嚴天台真言禪淨諸宗，莫不先後傳入。夫善因爲創，本日人所長，即以淨土宗言，亦因中國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而創有時，真，淨土，融通念佛四宗。復有本願寺大谷鎮西西山遊行靈山等二十餘派，可謂盛矣。降及近代，其收藏之富，著述之精，僧侶之活動，幾皆光而大之，駕人而上之。其論現今佛教大勢者，甚且謂「東部佛教卽日本，如中國朝鮮，僅存聲臭，不復足論」。靜焉思之，方慚愧之無地，努力之不遑，緒餘云乎哉？

【金聖歎之佛學】聖歎爲人，狂傲有奇氣；世以其文之奇也，遂以文學家名；而不知其對於佛學，亦有甚深研究也。日人佐佐木月樵氏著中國淨土教史，嘗列其撰念佛三昧一卷。余讀其所著聖人千案二十五則，固覺其深得佛理，別有會心；其所釋江南采蓮曲，亦爲發

前人所未發。此外足以稱說者甚多，不僅辭筆之能已也。擇要記如左：

聖人本懷，只爲大千入涅槃，不爲我一人成佛。

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亦云彼岸到。此岸彼岸，總一大千，此岸人也，彼岸法也，約凡夫觀之，全法界皆此岸，約聖人觀之，全法界皆彼岸。彼岸要到，若到不得彼岸，實實彼岸，竟是此岸。若到得，實實此岸，竟是彼岸。而到之之法，並不用船筏橋梁等，但須菩薩具有大智慧光，能照見此岸卽彼岸，卽便到得矣。故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蘊，此岸也，空，彼岸也。一切苦厄，此岸也，度，彼岸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本應先見佛，次作念，自應先念成，次見佛。

【讀龔定齋集】世之好讀定齋集者，莫不重其文，震矜其詩；世之論定齋詩文者，亦莫非謂文造深峻，自名一家，詩則吐屬瑰麗，聲情沉烈。獨新安女士程金鳳，知其妙明在心，并引道家言，謂不足以測學佛者之淡。予因而研究之，知定齋不但是文學家，亦是佛學家，且爲有師承之佛弟子也。其學佛第一導師，爲吳中居士江鐵君。他若深於相宗之慈風和上，教律禪淨兼脩之錢東父居士，皆其生平所師事者也。四十二歲，始讀天台宗書，四十八歲，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述爲三普銷文記；又撰有龍樹三極記。讀其發大心文，知其信之深，願之切；讀其知歸子讚，掃徹悟禪師塔，及「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頗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等詩，更知其篤信西方，讚歎不遺餘力。至其序支那古德遺書，序重輯六妙門，序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均足證

其宏揚功德。其最錄歸心篇，最錄神不滅論，尤足爲讀儒書者種佛信根。是豈學佛用資文筆者，所可同日語哉？故特表而出之。

【貪必須治】 多求而無厭足爲貪，貪爲衆生同不免，固不獨人有此煩惱，而被其覆蓋也。崑崙山中產人熊，大與人齊。每掘土石，尋食羶豬。豬類小犬，多各踞一穴。熊探得之，則挾於左腋，再得再挾，不知前挾之羶，已落而遁也。探盡十餘穴，終僅得一羶。以視人之貪者，祇顧目前而不顧其後，無以異也。貪固可惱，愚尤可笑。故佛門弟子，亟須治貪，貪是根本惑故。

【誓不可忽】 佛門重誓願，諸佛菩薩多有之。蓋謂立誓而願事，有總且必有別也。世法則謂告其事於神明以爲信曰誓。桐城程學啓，清贈太保者也。當其在蘇城，與邵雲官約爲兄弟，俾圖譚紹洸，時曾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悞不告，必死於砲」。旋背約棄信，戮雲官等八人。雖云爲大局計，而信誓旦旦，良心上終覺難安。後進薄嘉興，城上砲發，彈丸果貫左腦，創甚不起，口中唵呬，無非蘇城故事。嗚呼！誓固可忽乎哉？

【居士】 禮記有居士錦帶，註謂道藝處士，則居士由來已久，初不必全屬奉佛人也。後惟爲在家學佛者之稱，如龐居士之類是。維摩經疏云：「居士有二：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名爲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爲居士」。而峨眉山中人，則對於男香客稱大居士，女稱二居士，虎稱三居士，蛇稱長居士，猴稱山居士。或謂以居士稱傍行之生類，未免謔近虐；則將應之曰，不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而况界同六凡。

【博士】 博士稱號，古今有二種：一學位，二官名，三醫，四江南俗稱賣茶者，他若

染工磨工亦稱之。至若優婆塞之拜爲博士，始自孫權之於支謙，爲其能通六國語也。謂造佛像之匠爲博士，則出摩利支天經。龔定齋嘗供天台智者大師檀香像，有句云：「此閣宜供天人師，檀香三尺博士爲」。卽據此。

【三三病】 涅槃經以貪瞋癡爲三病，又以謗大乘五逆罪一闡提爲難治之三病。近人謂末法中病有三不可救：一喜守不喜攻，二喜略不喜廣，三喜同不喜異。交友有三大惡：一喜順不喜逆，二喜口是而心非，三喜不如不喜勝。學問有三大錯：一好多不好精，二逐末不求本，三求解不求證。所謂大惡也，大錯也，亦皆大衆通病也。目之爲三三病，銘諸座右，日省吾身。

【地獄】 溫公以君子坦蕩蕩爲天堂，小人長戚戚爲地獄，蓮池大師謂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夫人畜二道，衆所共見，而不甚信天獄之說者，卽以其事之不可見也。殊不知五趣雜居，豈止人畜。若以事言，天堂姑勿論，眼前活地獄，實比比皆是；舉炎火寒冰刀山劍樹等，皆可借現前所見者示之。衆生之心乎上品惡者，言地獄言，行地獄行，是甘心地獄矣，生縱苟免，死亦必墮。慈悲菩薩之入地獄，爲救此輩衆生故，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皆爲明證。惟一則爲入，一則爲墮，因果懸殊。衆生之墮者紛紛，菩薩之所以分身無量也。地藏經第五地獄名號品，事相分明，能不悚然。

【忿】 儒以「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且恐「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故懲忿與窒慾並重。佛以忿惟不善，起必招苦，故調伏之尤不遺餘力。忿爲小煩惱地法之一，亦卽二十隨煩惱之一。煩惱雖小，爲病實大，凡屬修行，小不可忽。而小煩惱中，除忿更

重要。蓋欲生善趣，受勝樂果，非離忿不可也。除忿法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最爲詳盡。予本鈍根，每苦忿之不能善自調伏，既得佛說如是法門，敢不信解，受持，讀誦，修習。

【西藏傳說不足信】西藏地方，有宗教傳說，謂碧眼黃髮人，不能接受佛法。予以爲不盡然；佛法之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歷無量無邊劫，積累而成此大覺不空者唯佛。故唯佛能化一身一家，能化一國土一世界，并能化數十百千國土，現在過去未來諸世界。所謂圓通無止境，光明照十方，何獨於碧眼黃髮人而例外之。碧眼黃髮人之顯色形色，雖不無差別，而四大同，五根五境同，心王心所亦無不同也。且同不免於生老病死，同無可逃於成住壞空焉。夫以佛願行之，以佛道推之，將使諸天諸地之不同者，亦皆漸歸於同，况其本同者乎。此以理言之也。若以事言，十九世紀末，東西文化對流，已漸成不可掩之事實。佛化歐陸之初步，即基於此時。蓋自一九二〇年，歐戰期後，西方人士，多醉心於東方之哲學。各國譯行孔老學說無論矣，而佛教會亦風起雲湧，奉行佛法維謹。英之倫敦，設有摩含菩提學社，現爲該國佛教中堅。一九三四年九月，曾召開第一次歐陸佛徒代表大會，盛極一時。德之柏林，始於一九二二年，創設佛教會，後又創設佛寺，有三寶殿，朔望佈道，隨喜者時不乏人。他若法及瑞士等國，亦皆有佛教會社之設，其認識佛教，不曰佛教爲和平之基礎，罪業之溶劑，即曰西方之物質，及自利主義，將使世界文化，日趨滅亡，惟佛祖在天之靈，足以救之。歸化之誠，一斑可見。既得理事之證明，我故曰西藏傳說不足信。

【僧尼之始】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天竺訪僧，見摩騰竺法蘭，乃要還漢地，是爲中國

有僧之始。中國人爲僧，則自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始。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吳赤烏十年，僧會初達建業，是爲吳地僧之始。命僧以官，始自隋文帝以沙門彥棕爲翻經館學士。僧尼給牒，始自唐明皇天寶六年。

【虛誑語】 妄語新云虛誑語，以欺他之意，作不實之言是也。佛爲不誑語者，而儒亦重之。禮「幼子常視無誑」。梁武帝時，何遠官東陽太守，公清第一，豪右畏憚，每戲語人曰：卿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也。證諸經史，儒佛同然。佛道所謂止善不妄語，行善則誠實，誠實二字，尤爲儒教之本，儒者所必持者也。佛門五戒十戒中，皆有妄語戒。約分二種：一小妄語，如以黑爲白等；二大妄語，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等。竊以爲得也證也，皆指道而言，唯道爲大，對於道之妄語，當謂之大，餘則小焉，故分大小。在家五戒，雖祇指大妄語，然黑白混淆，卽世法亦所不許，學道之人，要不得誤爲小而忽之。古史小惡必記，新書云：「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小惡大惡一類也」。噫，可不戒哉！妄語爲十惡之一，惡有罪，是惡若止，卽爲十善之一。善有善報，並記於左，戒宜勉力。

妄語有十罪：一口氣臭，二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七常多憂愁，八種誹謗業因緣，九身壞命終，常墮地獄，十若出爲人，常被誹謗。見智度論。

不妄語之善報有八：一口常香淨，二世入信服，三發言誠證，四愛語慰衆，五得勝意樂，六無誤歡喜，七人天尊奉，八智慧殊勝。八者皆華報也，果報則得如來真語。

【尼姑講說】 西晉建興中，尼淨檢等，創建竹林寺於洛陽城西，是爲中國尼寺之始。

後至東晉，何充捨宅安尼。尼能在寺講說，則始於廢帝太和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通法華維摩，研窮理味，爲一方宗師。

【詩以禪通】王摩詰之好釋氏，白香山之爲詩中佛，人皆知而道之；而不知杜工部詩亦通禪也。何義門評杜詩，雖謂其禪學未研究，然余讀其詩，如「飯抄雲子白」，「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又如「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不獨雲子流轉等字，皆出自佛經，且足證素隨佛緣。至云「白首重聞止觀經」，「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王侯與螻蛄，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益覺其禪味盎然，是悟後人語。龔定庵謂「以詩通禪古多有」，余以爲工部亦卽其一。降及東坡山谷，談禪之作更多。明凌濛初編東坡禪喜集十四卷，陶元柱編山谷禪喜集十四卷，雖不免泥於語言文字，然禪理之深，一斑可見。

【聲明】因明之論，則嘗聞之矣。聲明之門，未之入也。然不學因明，經之理不易闡，不習聲明，咒之音不易符。梵語攝拖必馱，譯云聲明，五明處之一。據瑜伽論十五，此處有五德相應聲：一不鄙陋，二輕易，三雄朗，四相應，五義善。無論大咒小咒心咒，欲求其靈，必須音準，欲求其準，必合於聲明，與聲明合，卽符佛口故。善哉龔定庵之言曰：「咒是密語，咒是祕印，佛無祕密義，有祕密語，旣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寫」。

【文佛】蓮池大師云：「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之，是陽春與百卉爭

顏色也」。誠哉其然。夫佛固不以文見，但卽以文言，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佛陀文章，本徧三千大千世界。大藏流傳，雄文無比，卽如楞嚴一經，義精深，文微妙，直駕孔孟老莊而上。儒之或依佛說，或採高僧議論，以充實光輝其文字者，古今來不知凡幾。法華經云：「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靈峯詩云：「宣文伎倆愧迦文」。定庵詩云：「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爲，西方大聖書，亦埽亦包之，卽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釋迦諡文佛，淵哉勞我思」。釋迦牟尼佛，又稱釋迦文佛，文之一字，一說卽牟尼兩字之合音。

【博究單持】世之自負弘揚淨土者，開口輒謂，只須一句彌陀，何必經典。只須一句彌陀，是矣。蓋單持名號，本切往生，若到一心不亂境界，當得見佛證忍。至云何必經典，似忘却念佛之說，宜自金口，卽自經典中來。不特此也，楞嚴經云：「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又云：「內外研究」又云「研究深遠」又云「研究精極」。然則究不厭博也明矣。善導大師之教淨土也，分爲解行二門；竊得而決定之曰：解當博究，行則單持。更進而闡明之曰：博究非無我，單持不讓師。

【鬼神活計】扶乩問疑決休咎，類似古俗卜紫姑，詳見夷堅志。而曲園雜纂，則謂當作扶箕。概由術士，以盤盛沙爲之。相傳佛弟子彭二林，亦曾設玉壇，但僅欲憑藉飛鸞，證明往生者之生處，俾蓮修起信，初未嘗過信諂奉，冀其降福祐獲靈通也；更未嘗談書談畫談詩談文談醫談藥，而無所不能也。自品之無所不能，固足見神有通鬼亦有靈，然先德呵出神之僧云：「圓頂方袍，參禪學道，奈何作此鬼神活計」。今作此鬼神活計者，殆尤甚於僧之出神，而人多奇異之，噫！

【諍辯須別】昔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華嚴經云：「若能知法永不滅，則得辯才無礙法，若得辯才無礙法，則能開演無邊法」。辯才云者，佛菩薩善巧說法之才能也。無差辯，無盡辯，相續辯，不斷辯，不怯弱辯，不驚怖辯，不共餘辯，無邊際辯，一切天人所愛重辯，此之謂菩薩九種辯說。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此之謂四無礙辯。辯謂能言，謂契於正理之言說。諍則以言止人，含有爭意。是故佛門當有辯無諍，苟起諍端，必須立息，真欲息諍，惟有容忍。何以故？諍爲煩惱異名故，以諍止諍畢不能止故。金剛經云：「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離欲阿羅漢」。疏曰：「無諍三昧者，以其解空，則彼我俱忘，能不惱衆生，亦能令衆生不起煩惱故也」。無諍是智，此智佛有之，利根之二乘亦有之。世人不察，往往誤以諍爲辯，是不可以無別。

【學問須消】戒定慧三者，皆由學問中來。是故常隨佛學，爲普賢十大願之一。舍利弗三請，乃發起法華經之會座。能問如來妙義，卽是善問。若得大智，以廣學爲因。可知欲成佛道，除已得無學智外，必須學問。彼未嘗學問而成道者，必其宿世早經聚辯者也。雖然，學問所以廣見聞，學問而執着如油膠，每易生見聞之痞。痞旣障於胸，慢卽形於面，此貢高者之所以多也。旨哉昔人有云：「學問須消，消不盡則痞生」。予深味其言，願與同參共勉之。

【註述須慎】佛經流通最廣者，在中土莫過於心經與金剛經。註述心經者，自中天竺提婆心經註起，歷隋唐宋明，至徐槐廷心經解義止，計有五十三部。金剛經之註釋及著述，

更多至數百家，舉其重要，自後秦僧肇金剛經註起，歷隋唐宋明，至俞樾金剛經訂義止，亦有二十六部。乃近人於兩經，復不憚煩註述，不知對於前人所作，曾一一過目否？能發前人所未發否？如其不能，不如其已。何以故？蓮池大師云：「今人不如古人處極多」故。恐終不出古人範圍，非唯無補，轉益其穢故。噫！可不慎歟？

【殺生】殺生一語，古卽有之。春秋時，齊桓公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儒家對此尙兢兢，佛門之戒，自不待言。乃有謂悟上乘之人，無借此粗戒者。夫恣殺物命，以供口腹，結千生不解之冤，因果將無差，循環終不爽。故楞伽爲達摩心印之書，亦言及戒肉。佛語諄諄，決當信受。

【香豬】明萬曆時，沙市有鄧姓者，偶得償債豬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正礪刀間，忽異香滿室，覓之，則從豬身出。袁小脩知而往觀之，豬適在門，甚柔馴，耳目口皆香，眼淚尤甚，抹其耳之手，次早尙氤氳，因感而作香豬贊。然則有戒則香之異豬，古已見之。近聞自北平宣南監獄者，正與此同。未有佛菩薩示現垂迹之明證，不能遽稱爲佛化豬。既有香淚盈眶之事實，合當仍稱爲香豬。一念之善，香氣交加，靈異之感，豈偶然哉？

【真修好榜樣】古有偏重了悟，漠視進修者，明季此風最盛。三袁記載中，常提及之。殊不知理可頓悟，事必漸修。雖先悟後修，或先修後悟，各有根器不同，然悟後之修，乃爲真修，悟而不修，恐難免放下其名，放逸其實，圓頓之學，翻爲無忌憚之所，此袁氏三兄弟，所以兢兢戒懼，甯似把纜放船，抱橋洗澡者，得所依據焉。小修云：「小根小器，只好修些淨業，求生西方」。又云：「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

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然則小根小器云者，殆有慨乎當時縉素，誤認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故特自謙其辭，以求實際耳。永明之真修，誠千古唯一好榜樣。

【一念不兩立】心之發動，遷流於去來今，是謂之念。一念之生，不能兩立。善念長則惡念自消，道念多則俗念自少。吾人於二六時中，苟能不出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出入息念死等境界，自不容妄念雜其中，更能不退，卽不難一念相應，一念業成，然則能乎否乎？日常亟當自省。

【往生修學】一切衆生，得生彼國者，莫不獲種種利益。如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形則身同金色，壽則命與佛齊等是。是故往生得樂，人皆知之。往生修學，則知者無多，言者尤罕。近見寄東居士云：「未往生前，依自根性，修學三乘，或於大乘中，隨學一乘，此生時短，所學未竟，往生之後，繼續求學，此後壽命無量，所學不患不成」。旨哉言乎，認識淨土矣。何以故？彼土無造惡之地，如毛髮許，三學自然勝進故。彼土有阿彌陀佛爲我大師，願隨佛學，正得其所故。彼土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萬行普備，於是中學，最勝方便故。

【根器】云何根器？根能植其基，器能載其福也，其實乃譬喻耳。凡人之性，譬諸木而曰根，根能堪物曰器。總言之，身爲苦器。別釋之，則不但大小不齊，且有善有惡，如布施是大富器，忍辱是端正器，持戒是聖身器，發菩提心，是成佛器，常能念佛，往生淨土，是見佛器，五逆不孝，是刀山劍樹鑊湯器。至於涅槃經云：「凡夫身三十六物，不淨充滿」

。就中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謂爲身器之十二，是指生活作用部分，亦猶之器官云。

【歸心篇】顏之推家訓二十篇，歸心篇其一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龔定庵以其氣詞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而不入於窾，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故最錄之。然彭二林著居士傳，獨以其委蛇亂朝，歷事異姓，雖修持罔間，亦無取焉。因知欲度諸疑謗，報佛深恩，未有不謹去就之幾，審清濁之辨，嚴淨毗尼，超越塵累者也。

【禪聯】楹帖多用格言，禪聯足彰妙法。友有索代擬者，成數聯應之：「破須彌如芥子，卽煩惱成菩提」，「惑業苦分明因果，信願行具足資糧」，「妙法不離塵世說，真心原與衆生同」，「舌本有光宜般若，心源無地著塵埃」，「周徧十方觀乎止矣，莊嚴一室靜焉思之」，「稱名大富貴，立相普光明」，「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又曾集成句：「與木石居鹿豕游，可調素琴閱金經」，請蕭本無居士書之，懸諸室中。或謂此聯宜懸於山房，似矣，而不盡然。余嘗有句云：「蒲團一室卽山林」。古德有云：「山川草木全露法王之身，麟甲羽毛俱彰禪那之體」。

【蘇子由從楞嚴悟入】蘇子瞻透徹禪機，世皆知之審矣。子由之深通禪理，則人未必盡知之。余讀其書楞嚴經後，書金剛經後，書傳燈錄後，以及洞山長老語錄，全禪師塔銘，閑禪師碑，龍井辯才法師塔碑，逍遙聰禪師塔碑，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信其久習佛乘，入道並非偶然。觀其一則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再則曰：「觀楞嚴經，見

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益信其知諸佛涅槃正路，一門深入，一門超出，全從楞嚴得來。

【身心】 色蘊者身，受想行識四蘊者心。身心爲有情之正報，雖人所同具，而未必爲人所盡知。儒知之，拳拳於正心修身。佛知之，諄諄以身戒心慧爲本，必達了然皎然快然泰然境界，方爲獲大饒益，得無罣礙。夫千經萬論，列祖諸宗，莫不說離身心，有數語最令人警惕，發人深省，勘破人之執情。曰：身爲苦器，心爲惱端。曰：觀身不淨，觀心無常。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曰：見有身心，卽名愚癡，住此岸；不見有身心，卽名智慧，到彼岸。然則吾人將如何處此？曰將此身心供塵刹。

【素食意義】 素食有爲衛生計者，此世間之自利主義。佛弟子之素食，則旨在護生，本大悲而利他者也。物各有生，戒先不殺，必腥羶之既遠，斯清淨之可期。味咬菜根，飯常蔬食，不貪圖乎口腹，祇增益於身心。是故素者潔白義，亦粗略義，素食爲不雜魚肉滋味之食物。別有曲解，實無是處。

【爲藉口六祖者進一言】 六祖食肉邊菜，每爲饜人所藉口，其實不能持齋，斯亦已耳，持則必眞必實，必謹必嚴。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余亦曰：有六祖之道則可，無六祖之道則墮。云何墮？十善戒經云：「持此受齋功德，一不墮地獄，二不墮餓鬼，三不墮畜生，四不墮阿修羅」。夫亦知六祖守網事乎！祖旣佩黃梅心印，以俗服隱於獵人，獵人令守網，祖瞰其亡也，獐兔之類，可放者輒放之，如是一十六年，後坐曹溪道場。觀乎此，卽當各自發心，豈僅不容藉口。

【居士重斷肉】 佛子戒食肉，斷肉本不待言。鄭重言斷肉者，恆見於居士文中。彭二林集居士之大成者也，年二十九，自斷肉食，其答韓公復云：「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兄觀現前所食之肉，爲一體耶？非一體耶？其一體也，今割臂肉而益脾，烹股肉而肥腦，未有能下咽者也」。又與王禹卿書云：「願老居士推斷肉因緣，淨除三業，莊嚴佛土」。悲切慈詳，發人深省。他若蘇東坡自出獄後，即持不殺戒，與故人陳季常詩，有「我哀籃中蛤，開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等句。季常和之不復殺，岐亭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袁中郎根性猛利，後歸淨土，深信因果，雖對於口斷葷血，亦嘗注意，如爲文稱道某禪人母，五十斷肉，足爲一證；然以其向不能齋，沒而示夢小修，謂初生僅在西方邊地，并囑其寄語同學，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吁哉可畏，斷肉奚辭。

【五共一捨】 據佛經，人生現在財產，爲五家所共。云何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然則縱非苟得，亦不免五家共有，而不能獨用。何況巧取豪奪不仁不義之富，其能久乎？乃世人不察，往往百般廣聚，貪固可嗤，愚尤可憫。竊以爲與其五共，曷不一捨，捨則得自在故，捨則樂與他人，自無一切貪瞋等過故。

【見佛非易】 據漢書李固傳，舜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蓋言念念不忘，即常見其人。然則念念念佛，即得見佛必矣。雖然，佛身有報應，見之者人各不同。起信論云：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爲應身，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見報身固須菩薩，即見應身，亦須宿緣。經云：「無量劫數佛難覩」，見佛豈易言哉。

【真感應】一月普印千江，感應爲必然之理，况因果炳然，本如響應乎。歷來往生集中，淨土之感應甚多，而要皆出自精誠，本諸修證，並非懂懂往來，即不得徒憑口說。所以古德持重，有祕靈感而不宣者。感屬衆生應屬佛，感必以修而不虛，應必以證而不妄。不虛不妄，此之謂真感應。

【真護法】護分內外：內護謂佛所制之戒法，護吾身口意之非；外護則爲眷屬檀越，供吾所須衣食，使得安穩修行。二者皆爲法，並非爲人。蓮池大師云：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旨哉言乎！能如是，謂之真護法，否則直阿所好耳，護法云乎哉？

【一佛息羣邪】邪見參差，羅人若網，邪人標榜，又若幢旗，正轆須開，祖語幸在。蓮池大師云：「應乩者十無一真，皆託名某仙，而實非也，久爲之則能竊人神氣，惟佛爲三界大師，一心念佛，則羣邪自息」。余因之感成四句云：「一佛息羣邪，稱名自到家，若非離見網，那得坐蓮華」。

【心空及第歸】修行之人，每苦不能遣境。殊不知境由心造，心空則境寂。至哉龐老之言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夫念不離佛，佛不離念，念極則心空。念佛未念至無念，不得謂爲心空，念佛未念至心空，不得謂爲及第。間嘗思之，蓮華見重於佛門，固爲本體淨故，亦爲藕心空故。竊有句云：「一華一葉一蓮蓬，生長清涼淨碧中，漫說誰因誰是果，歸根端在藕心空」。

【豕心】左傳：「實有豕心」，謂有貪婪之心也。人之有豕心者多，此世之所以遭浩

劫。竊願世人，速歸師子座下，共聽師子吼聲。何以故？佛爲人中師子，師子獨步無畏，能伏一切，豕即一切之一故。

【光明辯】 佛說深經之前，放光明震動大地，是爲大乘之通相。或從身，或從頂，或從眉間，又或從五體同放寶光。思益經云：「如來身者，卽是無量光明之藏」。是故阿彌陀如來，卽以光明與名號之因與緣，普救衆生。名號爲能生之因，光明爲所生之緣，乃衆生往生淨土之他力因緣。淨土者，西方極樂國，無量光明土也。因知唯佛有此光明，亦唯依佛及至佛土，方得被此光明。或云，魔高一丈，外道有時亦放光。殊不知此爲光怪，不得謂爲光明。光怪離奇惑衆，光明清白利生。光怪閃爍如燐，眩止一角，光明照耀如日，普及十方。要不可不辯。

【六菩薩名與四大士】 昔蘇老泉知有生死之悲，嘗造六菩薩，置於極樂院阿彌陀如來之堂，謂爲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余按六菩薩名經，首說六菩薩之名，師子戲菩薩，師子奮迅菩薩，師子幡菩薩，師子作菩薩，堅勇精進菩薩，擊金剛慧菩薩。次，嘆佛偈；復次，說四大士皆過去十方諸佛之師。此四大士初始造行之時，發大誓願，言我當度一切衆生，是故應誦念此四大士名。其名曰，乘陰蓋菩薩，寂根菩薩，慧威菩薩，不離菩薩。此經具名六菩薩名亦當誦持經，一卷，後漢失譯人名，見費長房錄。

【不在多與不可少】 得力處不在多，六祖開悟，僅閱金剛經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紫柏受用，祇持毗舍浮佛半偈，「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足爲明證。善根福德因緣不可少，經有明文。是故永明日行好事一百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靈峯念得

阿彌陀佛熟，知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否則得少爲足，恐生愛念小乘之病因。

【真悟非易】 壇經云：「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又云：「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因知一悟之後，卽須一切澈悟，方爲真悟。若偶一開悟，旋爲無明所蔽，譬諸石火，炯然旋滅。是卽起信論所謂相似覺非究竟覺也。古有屢悟屢疑，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者，真悟豈易言哉？

【戒淫】 紫柏云：「淫習不難克，難在知淫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善哉言乎！夫淫心不除，塵不可出。欲除淫心，當誦楞嚴經；經重戒律，而對於淫行，尤垂訓諄諄。登伽聞而淫火歇，阿難持而見女人不生欲心，具足八不思議之一。欲除淫心，當誦淨業障經；經說無性之法，若隨文入觀，可頓悟無生，永除淫習。欲除淫心，當誦四十二章經；經中第二十六章，明佛不被魔嬈，第二十九章，明遠女防過之方便，第三十一章，明斷欲從心之法。欲除淫心，當誦大悲咒；千手經云：「若能稱誦大悲咒，淫欲火滅邪心除」。是皆所謂尋流得源，知淫之所以然者也。豈尋常戒淫文字所可同日語哉？

【勸孝】 世間勸孝，出世之聖人亦然。地藏本願經，爲佛門孝經；孝子經，明供養父母之旨；菩薩睽子經，說佛往昔事盲父之道，皆最著者也。四恩首父母，欲報天罔極。古來高僧，以孝聞者甚多；宗隴迎母於方丈，勸母修淨業，製勸孝文一百二十則。慈濟託鉢養母，一鉢千家，承歡膝下。雖皆希有，但僅一斑，豈足窮孝道之涯量哉？靈峯云：世出世法，皆以孝順爲宗。二林云：慈孝不敦，不足以入道。

【了脫】維摩經弟子品云：「不滅癡愛，起於明脫」。離愚癡云明，離貪愛云脫。然則了脫生死之了字，當即明了之義，乃解爲了結，誤矣。了謂如燈照物，舉所謂生死岸，生死海，生死流，生死際，生死輪，生死縛，生死長夜，生死事大，以及分段變易等種種義理，莫不了了明明，如救頭然，以求出要，而有出期，是謂了脫，亦謂出離。若作了結講，恐涉斷滅嫌，無以解於常住如如，不生不滅，即非所以語於眞佛法。

【出入】聖賢佛祖，道每見於出入之間。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也。出恩愛家，入菩提道，釋迦也。三乘行位，每地各有入住出，淨業行人，入於極樂功德莊嚴中之自利門，謂爲入門，以慈悲心，爲苦惱衆生，出施教化之利他門，謂爲出門。既得成就入功德，還須成就出功德，入出無礙，方爲得門，方爲利行滿足。

【語默】語謂語言，能以一種意思，表示於人，謂之語表。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三藏十二部，不外三佛語；或隨自意語，或隨他意語，或隨自他意語。不語曰默，默然無言，是爲不二法門。默揅梵壇，是爲對強擴比丘，不與交言。當語而語，如千石鐘，扣之必應，如滄海潮，來不失時。當默而默，如冬枯木，葉落根榮，如古澗水，風止浪靜。語默即止觀所謂說默，說爲說法，默爲不說。

【取捨】金剛經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說法尙不可取，何況取相。見思取生死相，塵沙取涅槃相，無明取二邊相。取相即是惑，取著卽名爲凡夫。對治之惟捨，捨爲七覺支之一，四德處之一，四無量心之一。別有行捨，爲十一善心所之一。難捨能捨，大捨一切捨，是故修行人，當常修其捨。

【琴僧】 琴堪供養，文證甚多。以彈琴喻修習，世尊每不厭其詳。雜阿含經中，告十二億耳所云，最爲曉暢。後世僧侶能琴，恆見於舊簡。峨眉綠綺，虎阜閒雲，僧以琴名者，由來久矣。作曲則有覺道作鶴鳴九皋，智和作釋談，清夜聞鐘，松下觀濤，義海作瑤天笙鶴，雙清吟，省涓作石上流泉，白雲操，皆甚有名。其最流通者，莫過於普安咒，蓮社引。普安咒卽釋談章所分，本梵唄之歌，譜入琴操，所謂音節溜亮，有馴狂象制毒龍之意者也。著書則有辨正之琴正聲九卷，道英之琴德譜一卷，居月之琴書類集一卷，琴曲譜錄，空塵之枯木禪琴譜八卷。至於則全和尚節奏指法，雖不記撰人姓氏，而序中引蜀僧居靜直指云：「每彈琴，是我彈琴，琴彈我，當下頓悟」。以琴說法，可想而知。斲琴名手，自唐僧三慧大師，斲有秋籟，爲鮮于伯機終世寶愛後，方外並不多見。予所藏冷月疏鐘，爲嚴天池手製，枯木禪重修；天池善琴，精淨業。

【稱念之成就在愚】 世有薄稱念法門，謂爲愚夫愚婦之所修者，殊不知愚之一字，實爲淨土成就之基。據報恩論，念佛有四種病：一貪淨境，二參是誰，三憂妄想，四求一心；惟一法治之，曰出聲記數而已。竊以爲貪參憂求四病，皆智者之所易犯。若愚夫愚婦，出聲記數，習以爲常，不知有他，無所謂病，念無間斷，久自純熟，乃克有成。古德教人稱念，所以叮嚀老實，且親切必如老婆者，實含有愚字意味，且大有非愚不成之概。儒書有云：「不違如愚」，「唯愚不移」，「雖愚必明」。引茲文證，用我功夫，固無不宜，亦無不應。我故曰稱念之成就在愚。

【遺民多爲和尚】 明代亡時，遺民甚多，而祝髮爲僧者，尤歷歷可數。見人不發一言

，一味憨笑之成都笑和尚，一也。胸中憤懣不平，一發諸詩之雲南蒼雪和尚，二也。著有寒溪集，紀明末軼事，命意正大，淒悲動人之吳縣輪庵和尚，三也。感父大節，住持靈巖，謂憂患得相宜，湯火亦樂國之興化繼起和尚，四也。行脚四方，拳拳故國之醴陵大成和尚，五也。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善書畫，嘗大書啞字於其門，對人不交言，最後號八大山人之雪侗和尚，六也。他若入定永慶寺，有銅鞮語錄之尺木；孝母能詩，善草書之明光；著有剩人詩之祖心；徒衆多知名之天然；依空隱老人著名當時之真乘等，皆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錚錚者也。其言其行，可泣可歌，可張四維而正人心，豈僅增輝佛門已哉！應當尊而敬之，故特表而出之。

【及時與及健】 流光不住，人命無常，本此二因，殊令人不得不覺。彼醉夢者無論矣，世俗君子，或暢情乎山水，或寄興乎詩歌，放浪形骸，以至秉燭夜遊，流連忘返者，所謂及時行樂，似覺而非真覺者也。佛菩薩則諄諄勸戒曰：及建修持，苟依照而遵行之，則可由始覺而究竟覺焉。及時行樂，是消極，是虛度時光，難免頹廢。及健修持，是積極，是把握健全，無量精進。二者迥不相同，竊願世之有心人，分別詳察之。

【蘇東坡之佛化文字】 佛化文字，以時代言，唐爲第一。觀全唐文中，佛教撰述，多達一千餘篇，即可見一斑。以個人言，蘇東坡爲第一。觀其全集，除普通詩文，概有佛化色彩外，別立釋教一目。前集第四十八卷，計文二十三首，後集第十九卷，計五十首，第二十卷，計四十二首。既多且美，文字般若，東坡有焉。

【佛之地位無上】 釋迦如來，娑婆教主，首出衆庶，舉世咸尊，故號世尊。以視儒尊

孔子，謂爲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若者，固無以異，猶且過之。是故出人頭地則有之，出佛頭地，未之前聞。乃世相日壞，竟有凌而上之者。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層樓，原無足怪。况以佛言，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佛不惟不自高，且自儕於一切衆生。然其地位之高於一切，實無在其上。謹按菩薩階乘，有四十一位，又云四十一地；卽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及妙覺是。智度論加等覺，明爲四十二位。仁王般若經，則明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妙覺之五十一位。華嚴經，菩薩瓔珞經等，加等覺，明五十二位。雖經論所說不同，而外內凡與賢聖，位次井然。台宗所示之五十二位，分爲七科；一十信二十住三十行四十回向五十地六等覺七妙覺。妙覺者，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不可思議之無上正覺，卽佛果之地位也。然則佛之地位，並非偶然。誰得而儕之，又烏從而上之哉？

【指方立相】世之學佛者，每易流入於狂談。言妙悟而不修實行，假圓頓之學，爲無忌禪之所，識者憂之。願求歸宿，於是乎指方。願得憑依，於是乎立相。立相指方，遂爲淨土不二法門。形成此一派之教相，實始自鸞菩薩。諸祖承傳，未嘗或異。竊擬一聯云：「立相莊嚴依般若」，「指方老實念彌陀」。若符祖意，願與淨侶共信而遵行之。

【我之實相】學佛貴無我，當舉人我法我自我他我而悉無之。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身心如此，我何有哉？雖然，「如是我聞」，尊者所稱，是我也，何等重大，無是我，則經何由傳。「我見是利故說此言」，如來所稱，是我也，何等真實，無是我，則衆何由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菩薩所稱，是我也，何等慈悲，何等勇猛，何等積極承當，無是我，則苦何由濟。雖是借名爲我，究非我莫屬。然則我豈

可無哉？但無我相，無我見，無我執，無我愛，無我慢，無我語取，斯可矣。凡夫所認之身心，妄我倒我小我也。如來所證之涅槃，真我性我大我也。衆生之苦，小我苦之；世界之壞，亦小我壞之。唯大我能離一切繫累，於萬法自在。是故倒我本非有，真我本非無，小我不可有，大我不可無。無我又云非我，非我非無我，此之謂我之實相。

【老苦唯有念佛】老爲四苦之一，年老力衰，身心苦惱之謂也。雖然，趙州八十行脚，孔子七十從心，準是以言，苦於何有？足證老而健全，非苦也。老朽而頹廢無能，斯苦矣。老而自在，非苦也。老諄而昏惑不靈，斯苦矣。欲免斯苦，唯有一心念佛。念佛能了生脫死，老與病，自皆不成爲問題。世俗有專以老稱者，如吝於財物之爲老慳，貪於飲食之爲老饕等，年雖未老，而苦蘊其中。語所謂「何苦乃爾」者，是亦一老苦類也。更當速自回頭，一心念佛。

【學佛當寬嚴虛實並用】云何當寬？寬着意思是，若不寬着，卽恐執着故。云何當嚴？嚴立課程是，若不嚴立，卽恐懈怠故。云何當虛？虛衷觀理是，若不虛衷，卽恐貢高我慢，難於受益故。云何當實？實力求心是，若不實力，卽恐侈談空理，難得實際故。竊嘗以此四者，爲學佛四要用，銘諸座右，若缺其一，無有是處。

【龍象之與狂象】水行龍力最大，陸行象力最大，故諸阿羅漢中，修行勇猛，有最大者力，佛氏喻之爲龍象。一說象之大者曰龍象。世俗尊敬僧侶，輒以此稱，必其人之力能擔法道，能息羣邪而化衆生，乃足當之。若僅一知半解，卽我慢貢高，殆是所謂狂象耳，龍象乎云哉？雖狂亂者，臨終聞教念佛，亦得往生，然欲證菩提，必須狂歇。

【古聖賢無非古佛】相傳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翻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猶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謹按處畎畝而樂堯舜，自利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爲利他，亦卽爲化衆。三云吾豈若，何等勇猛，何等積極，何等直下承當。他如思天下之有溺者猶己溺之之大禹，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之后稷；以及宋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范仲淹等，要皆大慈大悲，與佛之本懷本願，固無以異也。世出世雖有不同，但若過分軒輊於其間，亦奚以爲？

【和平唯佛】凡屬圓顛方趾，莫不愛好和平。况經浩劫空前，痛定思痛，祈禱之心，更當迫切。竊以爲和平非難，澈底永久則難。欲澈底永久和平，唯有舉世皆從佛化，大家起來，一志言佛之言，行佛之行。何以故？唯佛有大威神力，能降伏羣魔故。唯佛有大定智慧三德，能救度衆苦故。唯佛有諸善心，能死一切野心故。唯佛無高下，無愛憎，無怨敵親友之厚薄，能齊觀而澈底平等故。唯佛能斷惑，能忍辱，能止惡，能制殺，根本上能息紛爭戰鬥刀兵災難故。唯佛能深明因果循環不爽故。唯佛能大放光明徧虛空盡法界無不照見故。唯佛首出衆聖，卓稱大雄，能普利十方三世一切衆生，非僅知利一己之奸雄所可擬，亦非僅知利一家國一民族之英雄所能勝故。唯佛功德無量，能化行三千大千世界，皆大歡喜故。

【寂照】寂謂眞理之體，照謂眞智之用。照而常寂爲法性，寂而常照是法身。義雖有二名，寂照亦非二。試以儒書證之，亦無不合。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天之載」照也，「無聲無臭」則指寂言，是謂照而常寂。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寂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指照言，是謂寂而常照。惟儒家之所謂天，爲萬物之主宰，道之大原所自出，與佛說天乘，廣狹義有不同耳。

【佛慧】 世間文字貴清新，每戒拾他人牙慧。竊以爲，牙慧不可拾，而佛慧不妨拾，且不厭其拾。佛慧如海，深廣無涯底故。佛慧如日，無人不照，無世不照故。佛慧者，諸佛平等之大慧，卽一切種智，無上正覺也。

【自力他力】 自力，謂自己所修之善根，他力，謂佛之本願力加被力。衆生雖各有自力，而特以他力之一法，便衆生成佛道者，唯阿彌陀佛，以有其本願故也。故淨土宗要，在勸信他力往生。自力他力之名，出於流支所譯之尼乾子經，亦見於無着之大莊嚴論第十一品明信品。

【寶王論正訛】 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爲淨土十要之一，蓮池所深慕者也。但其謂廬山遠法師，從佛陀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云云，實不免訛舛。以年代考之，遠公結社於晉太元十五年，三藏於義熙九年，始入廬山，明明在後二十三年。如謂入山以前，已授受於兩者之間；須知三藏初入長安，亦已在義熙二年，較太元十五年，仍遲十六載也。古來說廬山念佛起原者，每多以訛傳訛，故特表而正之。

【人身得失】 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少失多固可見，得難失易更可知。我輩既得此人身，居於中土，六根無恙，四大輕安；應如何警惕修行，庶不至墮落。以修行言，不失人身，仍難免輪回，難離生死。蓮池大師云：「其有自負修行者，祇是不失人身而已」，思之悚然。

【以佛法作人情】 昔知禮立念佛淨社於明州，集結萬人，畢世稱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求生淨土。其疏之結句云：「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順人情尚不可，乃有以佛法作人情者，奈之何不思。

【疑信】 疑則參，信則念。參而至明心見性，是由疑入。念而至一心不亂，能所兩忘，得無生法忍，是由信入。是故疑信皆能入道。

【念佛工夫】 念佛要純熟，純則無雜，熟則有成。善導念佛，佛從口出，信者皆見，知非幻術。是心是佛，人人具足，欲知善導，妙在純熟。是純熟者也。念佛要一氣，氣一則念一。羅臺山念佛如泉聲，彭二林謂其自一至萬，不疾不徐，無斷無續。是一氣者也。念佛要不執定，高聲或覺費力，不妨默持，默持或覺昏沉，不妨高聲。最好絲絲密密，聲在於唇齒之間，此之謂金剛持。但亦不可執。蓮池大師所謂「必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者，是不執定者也。以上三者，皆念佛最要工夫。

【出世之富貴名利】 富與貴，常人之所欲也。然苟不義，聖人則視若浮雲。富以利祿，貴以功名，利鎖名韁，難堪羈縛。竊以爲，世間之富貴名利，本無足取，出世之富貴名利，大有可求。何以故？華嚴大富貴故。萬德名洪，一行利溥，是名是利，非韁非鎖故。

【往生第一人】 僧顯，姓傅，北地人。弱年棄俗，蔬食誦經。晉太興末，避地江東，得十六觀經而大喜曰：「吾以身混五濁，衆苦嬰縛，遽而得此，若其飛出塗炭，翔翼大虛，吾今而後，念有歸矣」。於是馳誠西想，僂俛而不懈者九月。卒感祥異，平坐而化。在我國比丘中，是爲首依觀經，往生西方最初之一人。考之史乘，且爲遠公之先進。而淨土聖賢錄

，則列在慧永後。余故特表而出之。

【心之生死】 世有詆「釋氏唯欲死其心」者，荒謬孰甚。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心二字，明明爲全經要旨。但應生清淨心，應生無所住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故後更一言以圓足之，云：「當生如是心」。其他一切經論，莫不指歸心法，誠以心爲法本也。心外之道，卽爲外道。儒亦以心傳者也。武林沈大匡，著心相百二十善。有合佛儒而甚切要者，記如下：「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肉之軀，翻不如草木藥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以慚愧爲鐵鉤，自制非法」。「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

【清白】 儒以操行純潔，謂爲清白。清白二字，佛門尤重之。無量壽經云：「專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羣生」。又云：「清白之法，具足圓滿」。清謂清淨，遠惡行之過失，離煩惱之垢染。白謂光潔，一切善法，總稱白法，而尤以慚與愧著；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斯二者，能救衆生，使諸行光潔，故名爲二白法。世有不清不白而談佛者，無有是處。

【黃金父】 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爲佛之十號。黃金父，亦一佛號也。猶之尊稱佛爲寶王，以佛有諸功德爲莊嚴故，如來爲金色身故，伽藍總名黃金宅故。桂伯華詩云：「除却黃金父，誰人識此懷」。

【念佛音聲】 念佛講音聲，始於法照禪師。師修五會眞聲念佛三昧，實本乎經所云：「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行行自作五音聲，甚好無比」。因進而

教稱名之呼法：第一會，平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二會，平上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三會，非緩非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四會，漸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五會，四字轉急念阿彌陀佛。我國淨業行人，對此不甚注意。日僧暢論念佛呼法者，以弘化年間，密成律師爲最著。著有六字名號呼法辨，六字名號呼法辨釋疑，六字名號呼法或問，訛略念佛辨等書。

【經驗與證驗】或有引文豪高爾基說：「以自己經驗，告訴別人，最有價值」。謂學文然，學佛亦然，蓋亦自利利他之一道也。所謂以己所修爲衆生說，佛固有如是者。余以爲，似矣，而未必盡然。何以故？學佛貴證驗故；證得真理，自內心而非從他得故。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也。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

【國難與國界】國難時期，有以佛無國界之說，文過飾非者，心竊異之。彌陀經云：「各於其國」，是佛教明明有國界矣。國王恩，爲四恩之一。聖王治國，能使衆生安樂，恩德廣大，合當圖報。若國爲民主，即當報國土恩。何以故？以國土爲衆生託命故。保守之，護持之，致力盡心，在佛法本甚尊重焉。據藥師經，佛說七難中，有他國侵迫難，自界叛逆難；二者皆爲國難，自界云者，即自國境界之謂也。又佛說護國，除趙宋法賢所釋一卷經外，法華經，仁王經，金光明經，並稱爲護國三部經。

【經論】印度習俗，佛說爲經，菩薩說爲論。論有二種：一宗經論，以大小乘經教爲所依而造之論，如唯識論等。二釋經論，解釋大小乘之經義，如智度論等。要皆不離乎經。故古德云：「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直心】儒尊直道，佛重直心。直者正也，不阿也。直心者正直而無諂曲之心也。此

心乃萬行之本。維摩經佛國品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品云：「直心是道場」。又大般涅槃經陳如品云：「山即邪見，直即聖道」。

【念佛應注重在晨朝】一句洪名，二六時中，應無間斷。而慈雲遵式，則教人以晨朝十念。余向主隨時稱念，但每日專念時間，亦重在晨朝。其義凡三：晨朝即清旦，於晝時爲最先，最先念佛，以表至敬，一也。由夜至朝，靜者未動，一室莊嚴，萬籟沈寂，二也。晨朝未與物接，夜氣猶存，觸事無多，涉緣自少，三也。是故斯時念佛，純一清淨，易感應而獲利益。凡我同修，盍體認而試驗之。

【念要入微】禪要入微，念佛亦要入微。微有二義：一微妙，二微細。彼國微妙，難議難思。人本欲生經云：「生死亦微妙」。念佛貴了生死，此微妙說也。文殊云：「譬如人學射，從麤至細，後乃所發皆中，我亦如是」。智度論云：「無生忍者，乃至微細法不可得，何況大，是名無生。得此無生法，不作不起諸業行，是名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菩薩，是名阿鞞跋致」。此微細說也。凡夫心粗，苟不入微，卽難勝習。是故念佛非念至心口一如，不得謂入微。念佛非念至六根都攝，不得謂入微。念佛非念至淨念相繼，念亦無念，不得謂入微。入微境界，豈易言哉？是故念佛，入門雖易，入微甚難。

【四色四光之解釋】阿彌陀經：「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疏鈔云：「色不止四」，「故知四色，其文省故，其實蓮華具無量色，具無量光也」。要解亦云：「極樂蓮華，光色無量，此亦略言」。竊謂：卽以四言，確有解釋。何以故？四色爲勝，本佛所說故。四色是妙，本以佛力故。云何爲勝？大集

法門經云：「內無色想觀外色青，所謂觀如烏摩華，及青色衣，於二分青中，皆是青顯青現青光，廣多清淨，作是觀時，起勝知見，是爲勝處。內無色想觀外色黃，所謂觀如訖哩瑟擎阿迦羅華，及黃色衣，於二分黃中，皆是黃顯黃現黃光，廣多清淨，作是觀時，起勝知見，是爲勝處。內無色想觀外色赤，所謂觀如滿度唵嚩迦華，及赤色衣，於二分赤中，皆是赤顯赤現赤光，廣多清淨，作是觀時，起勝知見，是爲勝處。內無色想觀外色白，所謂觀如白色華，及白色衣，於二分白中，皆是白顯白現白光，廣多清淨，作是觀時，起勝知見，是爲勝處」。云何是妙？大般涅槃經云：「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黃赤白，爲諸衆生之所樂見」。

【在家四法】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脫。此四種法，無論在家出家，修習之能斷生死苦。尙有四法，專爲在家人說者。大般涅槃經云：「在家之人，有四種法，宜應修習。一者，恭敬父母，盡心孝養。二者，恆以善法，訓導妻子。三者，愍念僮僕，知其有無。四者，近善知識，遠離惡人。汝等若恆行此四法，現世爲人之所敬愛，將來所生，常在善處」。

【七寶】七寶之說，諸經論稍有不同。依阿彌陀經，爲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碼瑙。依無量壽經，爲金、銀、琉璃、玻璃、珊瑚、碼瑙、硨磲。依法華經，爲金、銀、琉璃、硨磲、碼瑙、眞珠、玫瑰。依智度論，爲金、銀、毗琉璃、頗梨、車渠、碼瑙、赤眞珠。復有輪王自然七寶，爲金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兵寶、主藏寶。更有行者竟無爲七寶，一爲信寶、二爲戒寶、三爲愧寶、四爲慚寶、五爲聞寶、六爲施寶、七爲慧寶。斯七者亦名七聖財，皆無形眞寶，亦皆無價眞寶，超凡入聖，一一不可或缺者也。吾人皈依三寶，如入寶山，苟仍空手，或徒取虛僞之物，譬如商主遇眞寶城，取諸瓦礫而

便還家，誠大可惜。心地觀經云：「如人無手，雖至寶山，終無所得。無信手者，雖遇三寶，無所得故。」

【制殺】佛法無邊，慈悲第一。慈悲至大，制殺第一。故友胡汀鷺，梁溪名士，亦清信士也。詩書畫三，造詣俱深。嘗見其畫一貓，題句云：畫貓不畫花間蝶，我有禪心制殺機。余因有感焉。殺之不制，浩劫隨之，安得盡天下人，而咸望其有禪心乎？佛有制門，制止諸惡，毫無容赦。五戒、八戒、十戒，各有殺生戒，不分人畜。比丘之具足戒，則殺人戒爲大殺戒，爲四波羅夷罪之一，殺畜生戒爲小殺生戒，爲九十單墮罪之一。得罪雖分輕重，而意在制殺則同。

【學然後知不足】學然後知不足，學儒然，學佛亦然。佛學不外戒定慧三，而至廣甚深，逾於海藏。惟知不足，庶不至學地自封，得少爲足。惟知不足，更不至我慢垢重，空腹高心。惟知不足，然後渴仰大乘，能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大般涅槃經云：「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又云：「莫以聲聞辟支佛心而生知足」。

【人身牛】人身難得，正法難聞。既得人身，須聞正法。大乘義章云：「聞信教法名爲聞，思維法理名爲慧」。法華玄義云：「聞慧具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苟爲不然，雖具人形，無殊獸質。法華經論云：「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大般涅槃經云：「當知是人，與牛無別」。又云：「身雖丈夫，行同畜生」。

【護世間之淨法】佛法雖云出世間，然爲衆生無盡誓願度故，實無在不護世間。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爲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

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混亂，如畜生趣。因知人之懷慚抱愧者少，此世之所以顛倒混亂也。欲護世間，非弘此淨法不可。

【證文字爲第一】文字爲五種般若之一。禪宗雖云不立文字，然以心之不可示人，仍必假文字以顯。各佛祖參悟所得，輒爲數字以授弟子，如神秀之屈曲直三字，卽其例也。依字成偈，於是傳燈錄中，各佛祖之後，俱有傳法偈一首，而文字成焉。善哉羅臺山，因讀華嚴賢首品，至雅思淵才文中王，而證文字爲第一也。嘗願以文字作諸微妙希有佛字，以文字成就深忍，以文字游履十方，以文字爲醫藥，治一切地水火風病，貪瞋癡病，淫殺盜諸病。生生世世，文字圓通，其願弘矣。或恐因此被文字縛，竊有絕妙解答曰：不離文字，不卽文字。何以故？文字之性空寂，本來解脫故。

【聖人】世俗指人格最高者，統稱聖人。以修養造乎至極之地，而事無不通，如文王周公孔子等是。儒者以仁且智，專稱孔子爲聖人。佛門則名佛菩薩爲聖人。有聖法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故名聖人。有聖定慧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

【嬰兒說大字】余祖妣高太孺人，青年守節，篤志念佛。嘗詔余云：生平一敬佛，二愛汝。又嘗謂余生而久久不能語，咸疑啞；一日，於庭前花樹下，忽連聲呼大字。後知凡嬰兒學語，鄉風每以大字教之。余祖妣當年，教余尤殷。今乃知是亦出於佛經。大般涅槃經云：「嬰兒語言未了」。又云：「嬰兒者能說大字」。

【說】華嚴經云：「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智者大師云：「傳道在行亦在說」

。離理無說，離說無理。以真性普徧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竊嘗謂：彌陀淨土中，所有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願力海，雖正說喻說，常說倍說，無間說，無畏說，亦不能具說。所貴乎說者，貴在如法而說，如說而行。雖然，當依佛誠，要不可不慎。大般涅槃經云：「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非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

【行善須省察四事】佛說：有行善事而得惡果者四，一者爲勝他故，二者爲利養故，三者爲他屬故，四者爲於非想非非想處故。以如是四事行善，難免增邪見而生驕慢。是名暫出還復沒，是人還受惡果報。余見世之行善者，輒尊之敬之，竊願卽此四事而省察之。

【稱念卽聞思】稱名念佛，是名稱念。稱由口出，屬聞；念自心生，屬思。彌陀經云：「聞說阿彌陀佛」，聞也。「執持名號」，思也。「若一日乃至一心不亂」，修也。故若稱而不念，是僅聞而不思；若念而不至一心，是僅思而不修；修，定也；必聞思修三慧具足，斯稱念乃成。

【臨睡當正念】念佛爲了生死，生死能否了，端視人之臨命終時。若臨終正念分明，則其能了也必矣。云何正念？普說之，謂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施。具言之，加念休息念安般念生念死。據南傳大藏法集論，舉所有隨念，專念，憶念，憶持，不浮遊性，不忘性，謂之正念。不如是，則謂爲失念。據宗鏡錄，妙湛圓明，寂而常照，故名正念。非有念，亦非無念，若唯無念，寂而失照，若但照體，照而失寂，並稱不正，正在雙行。至於念佛之人，祇要一心念佛，念而無念。但必勤修於平時，方得分明於最後。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卽

當攝來住於正念。慧遠觀經疏云：捨相入實，名爲正念。然則正念分明，豈易言哉？吾人每日持名，臨睡皆當正念，以免放逸，而預爲之地。俗謂睡如小死，正好於此時先驗之。

【飛空】 輪王能飛行空中，是名飛行皇帝。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後之僧侶遊行，遂嘉稱飛錫。楞嚴經云：「純想卽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觀無量壽佛經云：「應時卽能飛行徧至十方，歷事諸佛」。是故僧顯得經悟道，亦云：飛出塗炭，翔翼大虛。足證修行之人，以飛爲最高境界，唯聖人乃得飛報自在。一日，余正讀大般涅槃經，有世俗飛行掠空過者，信口成一聯云：「是家有佛」，「誰行於空」。二句皆經中佛語。

【是心是佛】 是心是佛，是心卽想佛之心，亦卽妙有心，真實心，四過離百非絕之一心。若心非想佛，非妙有，非真實，非四過離百非絕，卽不得謂之爲是。心旣不是，云何是佛。善哉古德云：祇爲是故，所以修行。乃有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爲口頭禪，而不知其是者，余故闡釋及之。

【自他】 菩薩萬行，不外自行化他一語。自行化他者，卽自利利他，亦卽自正正他，自解解他；乃至自勸勸他，自說說他。所以如是諄諄者，蓋以世之自誤誤他，自損損他，自誑誑他者多，是亦對治之一道也。究竟言之，則自他不二，且無自無他。

【秘密明】 秘密明三字，見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言其法之深奧，故曰祕。言不容易示人，故曰密。真言雖祕密，而能破煩惱之闇，故曰明；真言雖祕密，而能持誦，則不明而明，故曰明。真言由口說，明由身現。若念佛之人，每晨課念聖名，臨命終時，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是爲由口說而由身現之證。

【得聞大事】 諸佛世尊，爲一大因緣，出現於世而說法。云何爲一大事？別論之，則法華爲佛知見，涅槃爲佛性，無量壽經爲往生極樂。總言之，則轉迷開悟也。大德之人，乃能得聞如是大事。凡夫下劣，則不得聞。

【願以稱念作醫藥】 人之病地水火風者固多，而病殺盜淫妄，病貪瞋癡慢者尤多。病非醫藥不能治。昔羅臺山居士，願生生世世，成就文字圓通，以文字作醫藥。余今竊願以稱念作醫藥，在在處處，勸病者服。何以故？稱念利於病，絕不苦口故。

【維摩現病爲衆生】 病爲四苦之一，衆生之病雖多，要不外乎二種，一、先世行業報故，二、今世冷熱風發故；更不外乎癡與愛。大哉！維摩居士之現病也。有云：「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然則菩薩因衆生病而亦病，一切衆生，奈之何不誠求菩薩，對治癡愛，而速滅之。

【走遍天下「要」吃苦】 尋常僧侶間，有一種流行語云：『九鐘十三鼓，走遍天下「不」吃苦』。間嘗聞之，以爲「不」之一字，實大誤。蓋我佛慈悲，以化衆利生爲目的，衆生無邊誓願度，往往不逃苦，不厭苦，不怖苦，不捨苦，必有以起苦，乃得如大悲之願。然則凡我佛徒，皆當過苦行生活，具苦幹精神也明矣。阿含經云：「善修梵行，必當盡苦」。諺亦有之：「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一般人猶如此，而况本名爲上人。余故敢易一字云：『九鐘十三鼓，走遍天下「要」吃苦』。

【流血與流淚】「英雄流血不流淚」，斯語也，吾聞之愕然。以其殘忍之性，流露於口頭，竊恐天下從此多事，衆生從此不安；卽最近之空前浩劫，亦未始非因此造成。拙句有云：「昔年猶見河邊骨，此日空餘海上腥」；流血之慘若此，亦大可流淚矣。「人間怕有英雄聚，不是貪瞋便是癡」，不禁感慨係之。對治之方，唯有學佛菩薩；佛菩薩大慈悲，祇流淚而絕不流血；是故五戒首戒殺，由佛身出血，爲五逆之一。尊者愍三途衆苦，不時墮淚，以現其無量悲心。然則吾人應當祈求，應當尊敬歸依者，爲世間英雄歟？抑爲出世之佛菩薩歟？靜焉思之，自可得到正確之判斷。顧或者謂，真是英雄，必具有菩薩心腸。果爾，則流血不流淚云者，殆別有作用，姑妄言之，非的論也。

【願無無眼者】六根眼第一，人而無眼，佛最憐愍。有眼而知見不正，不能見道，亦與無眼同。觀世音菩薩，悲增救苦；盲人苦甚，救不容緩。普門品中，有四句偈云：「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至誠持誦，可愈眼疾。余曩年兩眼已茫，雖覺一心易得，但仍加持觀音聖號，及此四句；一面就診於沈倬漢醫師，師亦佛弟子，今之有心人也；故二載目盲，一旦復明。因發一願，心生歡喜。云何願。願無無眼者。云何喜？喜有有心人。

【吳中兩尊大菩薩】昨過泰伯廟及范莊前，覺得姑蘇城內，有兩尊大菩薩。泰伯三以天下讓，孔子稱之爲至德。竊嘗謂：「若能以天下還天下，纔得出世間於世道」。此種超羣出衆之精神，雖塵拔俗之願力，泰伯有焉。佛菩薩有三德：一智德，二斷德，三恩德。至德云者，三德俱備者也。民到於今，祀之弗替。是爲第一尊大菩薩。佛菩薩以慈悲爲本，與樂

曰慈，拔若曰悲；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非大悲而何？後天下之樂而樂，非大慈而何？是爲第二尊大菩薩。或謂太伯與文正皆儒家之所尊，是世間而非出世；殊不知佛儒雖不必強同，但此心同，此理同，其無分別處又何必過爲分別。况一切法，皆是佛法；世俗與勝義，同爲妙法所盡攝。是故經世爲大儒，爲賢爲聖；出世卽爲高僧，爲佛爲祖。昔年贈某宿儒有句云：「未出人間世，當爲菩薩儒」，意卽本此。卽世間卽出世，知佛之了義教者，諒不河漢斯言。

【佛能菩薩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能也，於五濁惡世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尤難。阿彌陀經云：「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爲釋迦牟尼佛之能。除苦，難能也，除一切苦，則尤難。心經云：「能除一切苦」。是爲觀自在菩薩之能。是能也，爲佛菩薩希有之功能，亦卽爲吾人同具有之性能。惟吾人多爲物慾所蔽，所能唯佛；致演成恐怖，造成浩劫空前而不堪收拾。慨自原子逞能，列強競試，不但人恐無類，一切生物觸之，亦悉爲灰燼。世界毀滅，末日將臨，非仗佛菩薩之威神力，誰能禦之，非仗佛菩薩之悲願力，誰能度之。竊願世人之猛省回頭，特引經典明證，標一題而大聲告曰：佛能菩薩能。欲保世界安全，非制止恐怖之原子能不可，欲制止恐怖之原子能，非宏揚慈悲之佛能菩薩能不可。佛能菩薩能，實對治當今世道，最切要最純正最靈妙之阿迦陀也。

【知行之難易】知易行難，陽明所倡，自知難行易之說起，意義益深。兩說似相刺謬，而從佛學觀之，其實皆是也。知屬理而言，行屬事而言。理事必全修，理至無礙，知固非

易，事至無礙，行亦維艱。亦理亦事，卽事卽理，理事不二，知行合一，於是乎修成。心經云：「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此一知字，謂知其究竟，唯佛與佛，方能知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而後知之。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定也；照見五蘊皆空，智也；度一切苦厄，悲也。夫定智慧三，具足而後知，則知之之難，不言可喻。阿彌陀經云：「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顯足爲行難之證。唯其難也，所以要行。凡修淨業者，要在信願之慧行，尤要在一日至七日之定心行，行行踏實地，豈易事哉？

【果報最速】 人間因果報應，不爽絲毫。而果報之速，多起於貪，莫過於殺。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悖入，因也；悖出，則立見其果。殺人者人恆殺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人父兄，因也；人「亦」殺其父兄，卽立見其果。由前之說，貪毒所以爲三毒之首，由後之說，殺戒所以居五戒之先，唯貪與殺果報最速故。惡因惡果固然，善因善果尤莫不然。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樂民，因也；「亦」憂其憂，「亦」樂其樂，卽立見其果。以上數「亦」字，皆所以顯示果報之速，如響斯應，若影隨形。

【愛語】 愛語爲四攝法之一，隨衆生根性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附受道之謂也。夫欲適人情，語當柔輒，愛語卽柔輒語，人聽之皆甜，反之則味同嚼蠟。是故老生常談，言不出衆，不爲人所樂聞者，不足云愛語。顛預空論，心得毫無，不能引人入勝者，不足云愛語。貢高我慢，不可與言，言則粗濁，往往同在一堂，不啻拒人於千里外者，更不足

云愛語。至若十惡業中之麤惡語，舊譯曰惡口，以惡誹人，故非愛語。以染心毀譽於他，亦皆非愛語。世不乏談經論道自負弘化之人，竊願其卽愛語一攝，三致意焉。

【詩句證前身】世稱晚明三袁爲宋之三蘇前身，雖未得明證，而慧業文人，多從歷生淨行中來，向固有之。據桐蔭清話，張紫硯七齡時，其父攜之遊毗盧洞，僧異之曰：「郎君貌何似吾師之甚也；因出句囑對曰：『心通白藕』，張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鳴鐘聚衆徒膜拜曰：先師圓寂時，留此偶句，云有對者，卽我後身，令郎君前身非吾師而何？後張老且病，一日，其子世津自外入，見其父戴僧帽，飄然而去，追之不及；亟入省，張伏枕如故，惟口吟：『擔柴運米百無能，自讀楞嚴自剪燈，夜半萬緣鐘打盡，前身南嶽一枯僧』。遂卒。詩句並作爲證，故誌之。

【揮塵求淨】舊歲將除，家家有揮塵之舉。勤求淨潔，是爲良風俗，亦一善心所也。因憶神秀禪師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一惹塵埃，便蒙不淨。吾人任修何種法門，要以淨心爲本。雖世俗之揮塵，與具有勝義之拂拭，原不可同日而語；然一般求淨之心，固無以異。若能進而打掃心地，使之清白淨潔，則無上佛道，不難由是而成。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可知人之求淨，亦誰不如我？故喜而記之。

【小我與大人】我人之相本應無，又何分乎小大？但既有凡聖之別，卽有小大之分。凡夫所認自己之身心爲我，倒我小我也。佛所證之涅槃，眞我大我也。人之根機，各有不同。受小乘教化之根機，爲小根小機。對於小而稱則爲大。經云：「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是故爲自利利他之大事者，謂之大士。若菩薩等有大力量之

人，謂之大人。竊嘗擬有一聯云：「僅了一生，猶爲小我；能除衆苦，纔是大人」。

【皆大富貴】 華嚴大富貴，人多知之。而不知稱名有八得，得大富貴，卽爲八中之一。然則皆大富貴，又何分乎華淨。

【說法貴無偏】 某法師譚經甫畢，忽發一問云：眼前香燭，是有是無？一人答云：無！法師連聲讚好。本來無一物，似矣。但設或有人，因此不顧一切，直撞橫衝，勢必推翻香案，顛倒燭臺；一室莊嚴，頓形散亂，將如之何？可知於理雖空，於事則有。是故既轉法輪說空，還當照法輪以空照有，更當持法輪雙說空有。否則倒於一邊，卽不能無偏。凡夫偏於有，二乘偏於空。說法貴無偏，敬以質諸善知識。

【一與一切】 稱十方三世諸佛，是指一切而言。稱西方阿彌陀佛，是指一而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如是圓融，體乃無礙。是故論華嚴與淨土，縱有一切與一之分，亦不當有大小之別。大機所見，肇始固在華嚴；但普賢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知華嚴一經，歸宗結頂之法，卽爲淨土。淨土實九界同歸，十方共讚之大法也。乃世之譚經者，每不免分別門庭，大華嚴而小淨土。嚼飯與人，徒增其穢，既非實際，更礙圓融。古德有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思之自可恍然。

【歡喜無倦】 聞法或味法而生喜，謂之法喜。喜有三義：一以能說人清淨，二以所法法清淨，三以依法所得果清淨。佛智無礙，說無錯謬，名爲清淨。能令衆生得證三昧，依說修行滿足，身證清淨之果。是故如來說法，自菩薩尊者，以至無量諸天龍夜叉，皆大歡喜。

無倦云者，謂供養一切佛，十方無邊，三世無際，歡慶有遇，長時無厭也。清淨境界，本非博地凡夫，所易企及。但若說法，若聞法，若供佛集福，皆當心生歡喜；尤當對於歡喜意義，深加體認，庶可得隨喜利益。「皆大歡喜」夫豈偶然，「歡喜無倦」更豈易言。

【阿彌陀佛像讚】 顧君源泉，有宿慧；畢樂於美專，名第一，能畫並能造像。近託其敬造阿彌陀佛像，古香古色，相好光明。謹薰沐作讚云：

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一切卽一 理真義了 光壽無量 因緣非小 九界同歸 十方永寶

【修忍堂記】 志忍私然後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儒道也，而佛教尤然。釋迦佛曾爲忍辱仙，固矣。布袋和尚之度劉均佐，亦卽以一忍字示之。是故六度門中，忍居其一。而無生法忍，尤爲佛弟子之所必修。以其能安住於無生法之理，而不動心焉。吾家自圯上納履，忍乃有成。洎唐高時，公藝公書百忍字，以對陸族之間，聲以是大，澤以是綿。後之效之者多，而以陸放翁全家共保一忍字爲最著。是皆人間世之所謂忍，所謂能耐任之者是也。出世間之佛，則云忍之爲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於是歷舉所忍之境，以示堪忍之相，并明不忍之失。他若二忍三忍四忍五忍六忍十忍十四忍，又各有其說。維摩經云：「忍辱是道場，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仁王經云：「三賢十聖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原」。噫！廣矣大矣，道在是矣。我輩凡夫，生住忍界之中，欲斷煩惱，端在修持。修之道雖不一，有過是者乎哉？然則吾之所修，人間世歟？出世間歟？實言之，亦世間，亦出世，卽世間，卽出世。吾嘗修之淺，而愧無所得。竊願在在處處修之，生生劫劫勿忘也，因以名吾堂，而自爲之記。



A541 212 0013 8172B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不取版權歡迎翻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著述者 張 一 留

校對者 張張 憑欣 平然

印行者 修 忍 堂
蘇州金太史場二十五號

流通處 大 法 輪 書 局
上海茂名路一百一十一弄六號

弘 化 社
蘇州穿心街報國寺

佛 學 圖 書 館
蘇州舊學前七十四號

同治...

...

...

...

...

...

...

...

中...

...

...

...

...

...

...

...

...

...



...